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劫餘灰  
第十回 情擾成魔魂遊幻境 死而復活夜走尼庵

且說婉貞被式鍾打死，叫人用一副薄棺，抬到城外義地上去掩埋。當下兩個土工抬著，向城外而去。時已黃昏時分，出得城時，忽然天上起了一片黑雲，愈布愈大，霎時間狂風四起，飛砂走石，好不怕人。兩個土工，埋怨不迭，看看離那義塚地，還有一里多路，只得發腳飛跑。誰知走不到十餘步，便雷電交作，潑頭落下傾盆大雨來。嚇得兩個土工，把棺材丟在路旁，抱頭而走。到此已是空曠之地，四面不見人家，只得走回原路，覓到人家簷下，暫避一時。誰知那雨愈落愈大，更不肯歇，加以風撼樹木之聲，如千軍萬馬一般。二人捱到兩點略小的時候，便冒雨回城，置那棺材於不顧了。且說婉貞一時義烈性起，置死生於度外，任憑式鍾毒打，不肯屈服。到後來被式鍾一腳踢在齋下，不覺一時痛極氣厥。頓然覺得身輕如葉，殊無痛苦。暗想，我此刻大有飄飄欲仙之意，如果能飛逃出去，豈不免得在此受難。想罷，起身便行，果然覺得足不履地，如順風使篷一般。一會兒，便出了式公館。只見街上行人如織，不知向那方行去的好。一時心無主宰，信步走去，恍惚之間，覺得歷過萬水千山，也不知是何所在。徘徊觀望，忽見前面一座廟宇，恍惚是崗邊村外的觀音廟一般，走近看時，果然不差。不覺大喜，道：「原來我已經到了家也。」連忙走到村中，尋到自家門首，推門直入，走到父親書房裡。只見父親朱小翁，正在那裡對著一盞明燈，提了一枝硃筆，在那裡批點一部甚麼書。不覺含悲帶苦，上前叫一聲：「父親，不孝女兒回來了。」叫了一聲，父親並不答應。他只得又走近一步，貼在身邊，又叫一聲：「父親，不孝女兒回來了。」那小翁卻只低頭看書，一面加圈加批，並不理會，猶如沒有聽見一般。婉貞此時已站在書案前，順眼看那部書時，卻是王陽明語錄，因又忍住了悲苦，柔聲下氣，再叫一聲。小翁仍舊不理，婉貞想道：「莫非我父親疑我在外失節，因此惱了我麼？此時既不理我，教我也無從分辨，只得暫時忍耐著，等父親氣平了，卻再說話。」想罷，便回到自己房裡。只見蛛網塵封，牀上帳褥都沒了，妝梳台上積塵寸厚，不覺心中無限感慨。拿手巾略略拂去牀上灰土，挨身坐下，猛抬頭，看見房門是在外面反鎖著的，不覺大疑，道：「我莫非一向都是做夢，此刻還在惡鴛阿三家鎖閉住麼？」連忙走到門前一看，果然是在外鎖著的。幸得門縫甚寬，可以挨身出去。再到父親房中，只見父親坐在一張藤交椅上，拿著一枝旱煙筒吸煙。婉貞便走到身邊跪下，哭道：「父親！女兒受了千辛萬苦，才脫離虎口回來，父親怎的不理我？」小翁仍是吸著煙，猶如不聞不見一般，婉貞不禁嗚嗚咽咽哭起來。哭夠多時，只見他父親仍舊看書去了。暗想：「父親既不原諒我，我何不到翁姑跟前哭訴去呢？」想罷，出了家門，徑到陳家來。

入得門時，徑入內室。只見公公陳公孺，坐在燈下弄一副牙牌，婆婆李氏睡在牀上，哼聲不止，似是有病的模樣。婉貞此時忐忑不定，上前去見的，不好；不上前去見的，也不好，一時沒了主意。呆了一會，遂自決道：「丑媳婦也要見翁姑的，不上前便怎麼。」想罷，便移步近前，叫一聲：「公公，媳婦叩見。」說著跪下去磕了頭，站起來又福了一福。誰知公公也和父親一般，猶如不聞不見，不做理會。婉貞見此情形，不覺心中一陣悲苦，又不便哭出來，只得走近牀前，彎下腰去，對李氏叫一聲：「婆婆，媳婦來了。婆婆在牀上，乞恕媳婦不便行禮。可憐媳婦受了無限苦楚，留得此身回來，侍奉翁姑，望婆婆……」說到這裡，便嗚咽起來。哭了一會，看李氏時，也是不做理會，猶如沒事一般。婉貞不覺一陣心中大苦，搶步出了房門，坐在堂屋裡，放聲大哭，哭到傷心之處，不覺以頭搶地。哭夠多時，猛抬頭一看，覺得自己所坐之處，並非陳家堂屋，卻是一個荒郊所在。不覺心下大疑，道：「我今日何以迷惘至此，莫非在這裡做夢麼？然而回想前事，歷歷在目，又不像是夢。」又念到：「身世飄零，父親不以我為女，翁姑不以我為媳，深恨前此投繯不死，落水不死，不知留此殘生，還要受多少磨折？」想到這裡，又獨自悲痛起來。

正在悽惶時候，忽見前面一行人馬，向這邊來。定睛看時，好像是官府執事。自顧所坐的地方，正是一條小路，左邊是一條小河，右邊卻是水田，那執事便向這條小路來。婉貞覺得無處迴避，只得掙扎起來，站在路邊。那一行執事，漸行漸近，旗纛傘扇走過之後，一個少年郎君，騎著一匹白馬，按轡緩行而來，打從婉貞身邊掠過，對著婉貞定睛一看，道：「咦！朱家表妹，為何一人在此？」婉貞也定睛一看時，不是別人，正是自己朝夕記念，名分已定的未婚丈夫陳耕伯，不覺心中又驚又喜，又羞恥又惶恐，一句話也答不出來。耕伯早已翻身落馬，又鞠躬問道：「端的表妹，為甚一人在此？」婉貞此時，心中愁如亂絲，覺得有許多話要說，卻又沒有一句說得出的，好容易把一句話提到嘴唇邊來，卻不知怎樣又縮了下去，便不由自主的撲簌簌滾下淚來，猶如斷線珍珠般，要收也收不住。耕伯道：「表妹，想是受了委屈了。我這裡左右有空轎子，就請表妹登轎，先到我家再說。」說時，便有僕人招呼，把一乘空轎子抬過來。婉貞此時身不由主，恍恍惚惚便坐在轎中，轎夫抬起便行。只見耕伯依然騎馬在前先導，回視兩旁，卻又不是荒野之地，六街三市異常熱鬧。婉貞坐在轎中，也自莫名其妙。暗想：「我今番回來，父親脾氣向來是古執的，一時動氣不理我，也不足怪。只是公公、婆婆，何以也不理我起來？公公且不必說他，至於我婆婆，從前名分未定，以老親稱呼時，便十分疼我，一見了，便姪女長、姪女短，何等親熱，方才見了我，就猶如沒有看見一般，可見得從前親熱，都是假的。只有耕伯見了我，便那等小心憐愛，足見到底是夫妻情重，與別人又自不同，也不枉我一向出生入死的，代他苦守。等一會到了，少不得要把我一身所經的，細訴與他，還不知他怎生憐惜我呢。」一頭上胡思亂想，耳邊忽聽得一陣鼓樂喧闐，自顧身上穿的是鳳冠霞帔，抬頭看見轎前的耕伯，也是穿了一身吉服，在那裡下馬。心意中想：「莫非今日是親迎吉朝麼？」正那麼想著，轎子已經停下，便有兩個喜娘過來，揭去轎簾，攙扶出轎，入到一所大宅內，拜堂行禮，一般的拜見公婆。婉貞偷眼看時，那公婆卻是喜孜孜、笑溶溶的，不似從前那一副冰冷面目。儂相送入洞房，便出去了，房中只剩了新夫妻。一時耕伯走近身邊，軟語溫存，百般慰貼，婉貞此時倒羞答答說不出話來。側耳聽一聽，外面人聲寂寂，遠遠的好像已打三更，耕伯還坐在身邊，喁喁細語，說道：「我們從小兒，便大家相愛，不料今日天從人願，成了百年好事，想表妹的心，也和我一般的，為甚麼對此良宵，倒默默無言，學起息夫人來了。」婉貞低低答道：「妾得侍郎君，三生有幸。只是文定那天，忽然傳說郎君走失無蹤，不知一向在何處，卻使妾多受一番磨折。」婉貞說話時，卻仍是低著頭的，說了這兩句話，卻不聞耕伯答應，不覺抬頭一看。誰知伴著自己坐的，那裡是個陳耕伯，竟是一隻爛斑白虎，像人一般坐在那裡。一隻前腳撫在自己背上，一隻按在自己胸前。這一嚇，真是三魂走了兩魂，七魄丟了六魄。登時覺得耳鳴眼黑，芳心亂跳，欲叫又叫不出來。自覺得身子倒在地下，登時渾身痛楚起來。驚定一回，張眼觀望，只見四面漆黑，自己睡的地方，十分逼仄，伸手捫，覺得自己像睡在一個木箱之中，箱內積水盈寸，竟是睡在水裡，氣急的喘不過來。

猛然想起，自家被式鍾那廝一頓惡打，打完之後，難道他竟把我活葬了？自己想來，真是命苦，他索性打死我，倒也罷了，為甚活葬了我，叫我受這等罪。不覺又悲悲切切，哭將起來。身上傷痕又痛悶的，又喘不出氣，又睡在水裡，浸的那傷痕更是痛的不堪言狀，不覺轉悲為怒，騰起一脚踢去。誰知那棺蓋划然頓開。看官須知，他那薄棺並不到半寸厚，草草用幾個釘，釘起來的。婉貞又是一隻天足，被他恨極一踢，如何不開。婉貞看見棺蓋開了，便伸手推過一邊，咬著牙，忍著痛，掙扎坐起來。抬頭一望，只見滿天星斗，四面並無房舍，風吹得樹上嗚嗚作響，加以蟲聲唧唧，方才自悟，果然身在曠野之中。原來夏秋之間，疾風暴雨，易起易散，此時已將近五鼓，久已雲收雨散了。婉貞坐在棺內，細想方才之事，似夢非夢。

若說他是活葬了我呢，他納我入棺時，總不能一無所覺，一定是打死了我，草草納入棺內，抬至此處的；若說我已經死了半夜，此時復甦，那方才所見的，便不是夢境，或者我的魂魄已經回家一轉，也未可知，只苦於現在不知是甚麼時候。自顧渾身濕透，更向何處投奔。唉！蒼天啊，你為甚不放我死了，卻還要我活在上世做甚麼呢？一個人坐在那裡，怨一回，恨一回，悲昔一回。好可憐啊！你想，一個十六歲的閨女，向來是嬌生貴養的，憑空叫他受了多少苦楚。想看官們早已巴望他快點團圓的了。誰知臨了時，卻叫他身帶重傷，孤苦零丁的一個人，坐在荒郊之外，泥水之中，造物弄人，未免大不仁了。閒話少提。

且說婉貞悽惶過一會，獨自寧神，要想一個投奔去處。終不成到了天明，真個去討飯叫化麼？然而當此之時，莫說是個女子，

便是個男子，有了通天手段，也是沒處施展的。也是天不絕人，無意中被他看見遠遠有一星燈火。婉貞暗想：「且莫管他，既有燈火，總有人家，我且到了那人家的去處再說。」想罷，便掙扎起來，一步一捱的，向著那露出燈火之處，摸索行去。可憐他身上既是受傷痛苦，又被雨水透入棺中，衣服盡濕，全都沾裹在身上，越加痛楚，越加難行。況且大雨之後，野外之地，泥濘不堪，僅有些微星光，如何看得見，所以又是一步一滑，幸得一雙天足，還不至十分蹉跌。捱了一里多路，看看那燈光之處漸近，隱隱聽得木魚之聲，此時更顧不得甚麼，只管向前行去。看看走近，抬頭看時，卻是一座小小茅庵，門額上一塊橫匾，卻看不出是甚麼字，那木魚之聲，就從那庵中而出。便輕輕叩了兩下門，裡面木魚之聲，頓時停住了。婉貞又叩了兩下，裡面問：「是甚麼人？」婉貞道：「我是一個落難女子，來求寶剎片地，略歇一宵。」裡面寂然無聲，半晌，又聽得一人說道：「這是個女子聲音，你便開門與他方便罷。」說罷，便有人掌了一枝蠟燭出來。開了門，婉貞看時，卻是一個老婆子。正要舉步進去，那老婆子把婉貞看了一眼，嚇得「呀！」的一聲，把蠟燭摔在地下，連爬帶跌的，往裡便跑。婉貞見嚇了人，便站住了，不敢孟浪。只見佛堂裡面，踱出一個老尼來，南無著左手，右手拿了一串念珠，口中不住的念「阿彌陀佛」。又問：「甚麼事？」那老婆子爬在地下，用手向外亂指，道：「鬼，鬼！」那老尼道：「阿彌陀佛！老衲今年八十歲了，平生沒做壞事，那有鬼上我門？」婉貞在外聽得，便道：「師傅啊！奴是個落難女子，被人害得這般狼狽，並不是鬼，休得害怕。」老尼道：「既是一位女菩薩，請進、請進。」婉貞方才舉步進去，回手和他關上了門，方才走上佛堂。那老尼把婉貞一看，也自吃了一驚，道：「阿彌陀佛！善哉，善哉。女菩薩，可是遇了歹人，弄得這般模樣？」婉貞道：「一言難盡。」老尼道：「女菩薩，此非說話之時，待我取兩件衣服出來，你去洗個澡，換了衣服，再說罷。」回頭叫那老婆子道：「翠姑，你快去燒起水來，給女菩薩洗澡。足見你禪心不定，須知悟、徹、空、明，何處有鬼！」老婆子答應著，轉到後面去了。老尼道：「老衲的是出家衣服，女菩薩用不得，回來水燒好了，我叫翠姑檢兩件出來，將就穿穿罷，只是褻瀆不當。」婉貞道：「此時得免裸體，已感大德，何敢有嫌。敢問師傅法號？」老尼道：「老衲妙悟，皈依佛法已六十五年了。方才那翠姑，本是我在家時的丫頭，小我四歲，今年也七十六歲了。他本名翠鬟，從他丈夫死了之後，也要跟我出家，我怕他禪心不定，不肯和他剃度，他便在此做個香火道婆。因為大家都老了，所以我叫他一聲翠姑。」正說話時，翠姑來說水燒好了，妙悟便叫翠姑取一套衣服出來，送婉貞到浴堂裡去。正是：

借浴菩提般落水，本來乾淨女兒身。

未知婉貞浴罷之後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